

致读者

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族跨越八十余载的寻亲故事,更是一次对抗日英雄的深情回望。作者怀着对先辈的无限敬仰,历时数年,辗转多地,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与口述中,拼凑起其二爷爷——抗日烈士王献玉短暂而壮烈的一生。从鲁西南的宁静乡村,到烽火连天的三晋大地;从一张泛黄的烈士证书承载的漫长守望,到史料碎片中浮现的热血青年身影……我们将跟随作者的脚步,走进那段烽火岁月,感受普通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抉择与担当,体味家国情怀在血与火中的淬炼与升华。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,本报从今日起将连载中国作协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秘书长王展的非虚构作品《一道光,从家照到国——寻找抗日烈士王献玉》,希望穿越时空的烟尘,去追寻那些渐行渐远的身影,打捞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个体记忆。敬请关注。

一道光,从家照到国

——寻找抗日烈士王献玉

□王展

王献玉是我祖父的弟弟。1938年初,他怀揣理想一路向西,再也没有回来。

老家那条长胡同中间有一座简陋的青砖小院就是王献玉的家,但大家都称作二奶奶家。因为没有几个人记得他。

小院在村里如同孤例,养几盆花或种二三样蔬菜,干净清爽。二奶奶不做农活,常常关着院门,少见有孩童嬉戏与欢笑。门楣上有块“烈属之家”的牌匾。

我倒常喜欢去玩,那里踩不到鸡屎鸭粪,也不受大孩子们“欺负”,偶尔会有一粒糖或饼干的奖励,给童年添了自由与欢快。

二奶奶平日常穿一件灰色对襟布衫,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抽烟,悠闲自得。方桌正中,摆着一张青年的画像,

每次进得屋内,总是先看到这位“青年”,散发着朝气的脸上,一双大眼睛透出坚毅的目光(右图)。

二奶奶叫高翠苹,娘家是城北高河的富户,16岁嫁给王献玉,17岁就生了女儿,也就是朱集的我大姑王瑞兰。她生在寒冬雪天,起了小名叫“雪围”,大名却少有人知。除了大姑,二奶奶还生过一个儿子,在王献玉离开家的那年染上伤寒夭折了。

祖父喝得微醺时,我们几个孙辈试图让他讲讲二爷爷的故事。可他说不上几句,便泪如雨下。我们也不敢再问,对他这位投身革命再没回来的弟弟,听到的越来越少。

上初一时,清明节放假一天,我约上同村的伙伴超去县城的烈士陵园扫墓。其实,是想找找二奶奶堂屋照片上的青年是否也在其中。听父亲说,定陶区烈士陵园的英烈墙

上,有二爷爷的名字。

那天扫墓的人很多,大多是学校和机关组织的,先举行纪念仪式,再依次献花。我与超随在人群后面,礼毕,进了纪念堂,从英烈事迹展板的第一个字开始看,几乎是在最后,才找到英烈墙。

拥挤的人群中,我踮着脚一行行地找,在那面“巨大”的墙上寻三个小字的确费劲。当“王献玉”映入眼帘,二奶奶堂屋画像上那个青年的样子似乎清晰起来,正走向我。我眼角湿湿的,有点兴奋和激动。

我与王献玉有了初次“正式”的相见。

到家把找二爷爷名字的事告诉祖父母,又走到二奶奶家门口,其实是想进去,却没敢——仿佛进去就能见到二爷爷,也确实不知道该与二奶奶说什么。

再去那小院时,感觉便不那么自然,时不时多看一眼堂



屋那张英俊清瘦的脸庞。

后来,我离开了故乡。多年后,二奶奶以92岁高龄辞世。

偶尔回乡,父亲会带我去几座老院子看看。二奶奶的小院,早已变了模样,那张画像被大姑带走了,院子归了父亲,是他最后送别了这位喜欢抽烟的老人。

F 非常感受
eichangganshou

等待的美好

□凌小雅



与朋友相约逛街,10点半在“新世纪”门口碰头。不到10点我就到了,开始等待。一对母女从我身边走过。女孩六七岁的样子,手里捏着个空的食物袋子。“拿好,别掉了,看见垃圾箱再扔。”妈妈一句温和的叮咛,我的心头恰似开了一朵花,香气馥郁。

好妈妈就是一所好学校,多有福气的孩子。

一个背着书包,边走边吃汉堡的女孩匆匆走过。心里有正事,在赶时间,目不斜视,步履铿锵。周末,不到10点,背着书包,是去辅导班吧?

不拒绝学习的孩子,总

给人以更多的希望。

一老农推着自行车,后座上是一筐樱桃,旁边挂着老式的杆秤,车头挂着个小喇叭,是童声在循环。“自家院子里的樱桃,十块钱两斤。”声音甜甜的,好像不买点尝尝,都辜负了辛苦吆喝的小孩,于是我的手里就多了一袋樱桃。

有体贴的心,再多点行动,爱就开始流淌。

是孙子搀扶着奶奶吧?孙子十三四岁的样子,奶奶看去年过七旬,腿脚有点不方便,走路时一瘸一拐。俩人边走边聊,孙子脸上是明媚的笑,奶奶的眼里尽是

宠溺。

天伦之乐就这般具体又形象地铺展在我眼前。

一年轻的妈妈带着双胞胎儿子走来了,一手拉一个。俩孩子身穿运动服,大汗淋漓,小脸蛋被汗水打得亮晶晶的。是晨练归来,还是刚下体能训练课?

热爱运动吧,运动总会让人阳光而帅气。

朋友从后面拍了我一下,才回过神来。“喊了你几声,咋不答应?”朋友问了句,我笑了。当然没听到她的喊声,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关于美好的人间连续剧呢,多等一会也无妨。

R 人生百味
renshengbaiwei

爱的安全距离

□夏生荷

下班前和母亲约好去她家拿东西,顺便吃晚饭。没想到临下班时出了状况,不得不加班处理。我正忙得焦头烂额,母亲的电话突然打来:“你来不来吃饭?”声音又响又急,听得我心里一颤。

我匆匆处理完手头的事赶到母亲家,饭桌上异常安静。我们各自埋头吃饭,谁都没开口。我情绪低落——明天还得继续处理工作上的烦心事。本以为母亲会问起我晚归的原因,会像其他家长那样关心几句,这样我就能顺势倾诉。可她始终没问。

饭后母亲径直去看电视,我也识趣地告辞。走在夜色里,那种熟悉的委屈又涌上来:母亲还是老样子,从来不懂得

给我情感支持。

后来妹妹告诉我,她特意问了母亲那天的事。母亲说:“我知道他遇到烦心事了,可我一个退休的老太太能帮上什么?问清楚了只会让自己跟着着急,反倒给他添乱,不如不问。”

听到这番话,我心头百感交集。原来母亲的沉默不是冷漠,而是一种笨拙的体贴。她怕自己的关心非但解决不了问题,反而会因过度担忧影响健康,给我平添新的负担。

想想真是微妙:子女总对父母报喜不报忧,父母总想对孩子嘘寒问暖。可这些形式主义的关怀真有必要吗?有时候,保持适当的距离,让彼此都能安心过好自己的生活,未尝不是更深沉的爱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